

雪鴻軒尺牘

下卷



會稽 龔 葵 未齋 甫著

莫釐 寄虹軒主人輯注

山陰 王高慶存屋 齊王齊 全校

答許葭村

陳遵尺牘名震當時然高自位置惜墨如金不肯輕投一札足下殆亦有此癖今有人焉以莫須有之事使足下忘其癖而洋洋焉灑灑焉不能自惜其墨焉僕始怪若人之愚今則喜若人巧為其能以莫須有之事得不易有之書也而近亦因足下之書恍然得所解蓋足下握三寸之管若決江河一波未平一波復起跡之字理行間則悄然無風也若人之波欲不必有風而始起始見得足下削簡之法乎使若人而見足下之書必且詡然曰一枝未借尺璧先來失在彼而得在此夫亦可無憾恐足下聞之又將高自位置惜墨如金奈何

與丁品江

秋初數行奉答諒登記室兩月來彼此雁香魚沉想見百函並發無暇分毫弟亦雙管將枯懶於染翰然寸心千古默契精微對月臨風形諸想像知足下亦同此情也蓮幕在萬山之中山川人物正堪我輩流連未識古錦囊中貯得多少嘔心之句何時惠寄發我塵蒙弟况如常舍姪甘林從瀛郡旋省又賦閒居淒然欲絕聊憑尺素以當晤說

與楊松波

聞先生之名者非一日去夏來蒲依蓮幕之下竊謂閣下必激芳揚芬流英馳譽使遐邇景仰者有卓子賈絕之觀而君固恬澹無事不待學而學醇不務才而才懋君子人與君子人也始知所以負重名於當世者正以名無能名而名為獨重欽悒私忱在言語形迹之外每於風清月朗想見顏色迺承俯垂青睞賜存問焉則某之未申尺一於左右已難辭疏懶之愆而復蒙汪涵瀚海不棄細流益令人誌感無似蒲距都不遠未獲登龍門而聆禁誨此所以平時欽仰之懷有未能自已者也因抒尺素用布悃忱

答沈回言

論交重道義。則世故胥捐。相與在真誠。即形骸可略。二十餘年。燕趙交游。欲如先生之形似。違而神親。跡似疎而情密者。指不多屈。接誦芳訊。雅注勤拳。兼悉道體。綏和門潭增慶感。而且慰。夏屋喬遷。債臺高築。吾輩皆生此病。然吾兄宏才肆應。不難成理。弟前負甫清。繼以家鄉不得已之事。需費浩繁。無限焦愁。誠來函所謂無可如何之日也。舍姪甘霖。無上下之交。本難脫頽蒙。長者垂切。若此古誼之隆。見於今日。能不感而且佩。小兒女出花無恙。暫慰目前。承知已關心探問。感切五中。但景迫桑榆。方欲老牛之犢。即使長成。亦不過學曹瞞之託愛子。曾何與於生前。用自慨也。足下領袖現秋水會垣。家室團聚。實福人福地。鶴鶴失侶。孤飛千百里。外顧影自憐。春風楊柳。長賦別離。冬雪關山。備嘗况瘁。此景此情。殆亦壯不如人。老而無能者之所必須消受也。然垂愛如吾兄。將何以策我耶。歲闌旋省。剪燭深談。一抒沉悶。

答楊松波

流金燦石中。獲奉瑤答。穆如清風。使人肺腑生涼。不僅古色古香。與夏鼎商彝。堪同寶貴也。某學不通方。才非應世。而彩諸君阿其所好。慕堂明府。更望嗜痴。致先生謬採虛聲。倍非僂語。豈大君子善善從長。將誘掖而使之於道歟。胡琴詎值十萬緡子。昂持其價於市。慚汗幾不勝拂矣。然迴環芳訊。又覺垂愛之殷。出於心中之至誠。原知非故作諛詞者。士得一知己。可以無憾。得君子知。則其榮更富。何以昔人負笈從師。不遠千里。今祇三舍之隔。未獲一登函丈。高論親承。讀陶彭澤停雲之咏。不禁悵惘低徊。然合劍現秋水有時。及門可望。他日捧袂傾心。叙十餘年彼此相思之切。覺遲之又久而始合者。倍愜歡情焉。稱謂在師弟之間。此事應屬冒昧。然心之所敬。遂敢筆之於書。先生超然物外。學道名山。則某有亦步亦趨之意云爾。他日上謁龍門。應通名紙。則崇也。其愚先生其許之否。

答許葭村

登堂望遠。極目蒼涼。正切秋水伊人之想。適接瑤章。如同晤對。即滿浮三大白。不負茱萸令節也。足下處應酌

最繁之地而又百函並發縱倚馬之才無難揮灑而中書君疲於奔走將有未老先禿之慮相知以心初不以筆墨間課疏密也金粟如來隨落塵世為聲色香味觸法所擾久已拖泥帶水受一切苦厄足下具大智慧早已觀自在菩薩矣尚向舍利子求揭帝之咒哉

與阮錫侯

中秋後數行奉復諒連典籤彈指秋光已老西風浙浙落葉蕭蕭孤館淒清更甚春愁幾許足下有情人正不知增多少離思惟玉麟天降正在其時潭報馳來想色飛眉舞破悶為喜滿浮三大白矣辛不靳以好音俾月下老人誇功道德作一番雀躍也福差已過熱鬧非常千里紅塵人不見車如流水馬如雲誠一大觀非有福者不足以當此客裏光陰惟三冬易逝臘初附驥之約能不爽否

與錢亦宏

奉手書知起居納福並悉正佐夫人俱夢能龍此僕所晨夕禱者快慰何似小兒女出花無恙亦祇暫慰目前長成與否惟姑聽之因思吾輩得子之難皆由生來命薄不應備筆代耕故逸其身者難其嗣也挽回之法惟有隨時積德到處吃虧而且不使阿堵濁物積而相尅或彼蒼憐念清貧延其代緒亦未可知省垣無事頗可讀書靜參身世覺此中似有所得知足下有同心故舉以共勗焉交道之難至今日而益甚往往一片熱腸轉視為千重城府閱來函不禁憮然恒只求己之無愧不必求其人之能諒也舍姪甘林頗有見識筆墨亦卓乎可觀惟脫穎為難倘有相當刑席仰祈長者吹嘘渠具有心胸必不似以怨報德耳

答謝丙南

奉手書知足下南旋之意已決閱歷半生備嘗艱苦竟無刻不以慈親為念此人所不及知而僕知之獨深者此番出游甫及一載囊橐無餘勢難遽返乃一奉慈諭即束裝言旋孝思之篤雖曾狄之賢無以過之夫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菽水現秋水承歡依依膝下實天倫不易得之至樂彼子舍歡娛親闈間寂椿現秋水將謝表馬自蒙祇知妻子之奉而不顧父母之望者聞足下之風能不愧然疚於心乎僕與君離又將一載矣昨臘

勿勿話舊既復勿勿別去猶冀歲闌返省或再剪西窗之燭重紉未盡之懷今則地北天南何時再晤思之能勿惘然書中情勢殷殷增我隔涕僕景坦桑榆室仍懸懸哺烏抱恨紙牘增悲而世路崎嶇交情反覆欲往不可欲歸未能且不能與少年子弟塗粉墨登場抽科打諢非特人嫌老陋自顧亦覺羞顏足下愛我尤深將何

與許葭村

重九後數行履候起居知邀青照小陽佳日舞彩調琴天倫至樂遠勝蓬瀛而玉麟早已投懷何竟秘而不宣勞遠人揣度乎阮君書來道其夫人九月有如逢之喜因思是月也雀入大水故啟署五產而皆雌今來函又改於十月婉身其得蛟也必矣第親自造作者竟不知其月抑又奇也舍姪甘林得館之難正如其伯之得子豈其東家尚未誕生也今年曾寄寓信計六十餘函足下陰行喜事不厭其煩何以報之惟有學近日官場念金剛經萬遍保佑足下多子耳

答阮錫侯

入關而中舉懷孕而得男固樂事也然登副車者未嘗不榮得女者未嘗不喜以副車為正榜之兆得女為先花後果之券也足下以千金為先聲安知不萬事足於後惟前信所言月令竟不可憑而許葭村云當局者已失其期無怪旁觀者難神其卜弟藉是以解嘲也臘月旋省補乞湯餅請燒熱甞何如

答沈虞橙

奉手書知稅駕鉅鹿賓主甚歡為慰奚似惟云劉使君重尋舊約已斥而卻之第謝之則可斥之則不可而僕不揣冒昧竊有進規於足下者昔老子問道於商容張口曰吾古存乎曰存吾齒存乎曰亡知之乎老子曰非謂剛亡而弱存乎容曰噫嘻天下事盡矣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和而不流又曰危行言孫是剛者必無弱者必存直則難免和則可通行危則可式言孫即可容古聖賢且然切為吾輩之庸庸者乎足下性剛質直疾惡

太嚴而言論所及往往過激似宜養之以柔和出之以婉孫使人敬愛而不畏親近而不忘庶於立身涉世之道兩無所忤。來翰云令弟已往山右足下亦將出燕趙而游齊魯獨不聞和聖有云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道不可枉而亦不宜過直廉讓之間綽有餘地何必東馳而西突哉足下智珠在握原無坏土益山而叨愛之深亦不自知其言之直也希察其忠告而俯納焉。

答王蘭畦

不奉芳訊者四閱月冀得尺一之書慰三秋之念。昨奉來函讀未竟而欷歔感嘆幾欲擊碎壺矣。足下宅心行事無不講求於本原之地以期無愧於孝友而意外之遭偏欲拂亂其所為與僕所處之境有大同而小異莊子曰求其故而不得者而安之若命仍不得不盡人事而為之而為之之難又惟自知之而自苦之。詩云誰為荼苦予又集於寥是非同病相憐未足與語此也為今之計惟有遠圖接眷別無善策惟保陽居大不易近更日增其華雖定識定力者亦不能不隨波而靡故十年歸去之說宜時時計及之也。讀雪窗苦吟詩無心於摹杜而已得其神窮而益工不信然歟。僕久不作詩重九友人以滿城風雨近重陽聯珠體索和因有所感依韻應之錄呈一笑。目下金與錢交最易莫遂聞亦凶終隙末而學君子之交者則又嫌其淡如水然則何者而可也。雪後明窗伸紙作答兼候近佳觀面何時能無企溯。

答丁品仁

別時楊柳依依。屆雨雪霏霏。日月於征良朋悠邈。搔首延伫。我勞如何。兩接手書。素心見秋水軒注如接雖未能促膝談心而嶺梅江鯉亦少慰離思也。載誦嘉章情詞悲惻。客館寒燈故園菊綻此真杜工部登山臨水和淚吟詩之候。吾輩不耕而食不織而衣終歲勤劬理固應爾。惟歲歲依人遠拋鄉井較農夫之守三閭屋課十畝田畢竟終遜一籌耳。弟蕭齋寂處索居無朋筆耕之餘竟緘金人之口。或流覽載籍而掩卷茫然又為古人所棄俯仰身世觸緒增悲。不僅與草木同腐而已。歲正將闌不得不返省。千里關山車煩馬殆生來與道路為緣。又與風雪作合。薄命勞人應當受此况瘁耳。俚言八首錄呈蘭畦札中閱之或可破悶。

與楊松坡

秋初寸簡復候起居。數月以來未伸音敬。而每思光霽時作天際真人之想。昨誦致居停札。承先生殷殷垂念。昔人詩云。欲知我後思君處。正是君家憶我時。古誼神交兩情如一。銅符封後。一政清閒。偕親舊而燕客臨勝地。以吟詩餞臘。迎春琴歌酒賦為樂。無量。弟住家省會。歲暮窮忙。不得不暫作歸計。春風楊柳。長賦別離。冬雪關山。備嘗况率。知君子聞之。必哂而憐之也。居停歸。傳述郡伯雅意。命弟於返省時。進謁龍門峻望。顧及寒微。長者之風聞而欽感。惟弟一車孤寂千里。迢遠已與磁州陶阮二公訂約。偕行渡漳河而起早。不復假道天雄。明春到省時。倘路經古魏。必當拜太守於車前。謁名賢於帳內。仰承採菲之懷。得慰識荆之願。此實三生厚幸。未知緣福如何。

答章炎甫

去冬得挹芝光。頓慰三年積想。惟匆匆數語不及暢伸。景慕新正。趨賀知曉。寢方濃。未敢驚夢。而高軒枉過。又復失於倒屣。歉悵至今。聞西州雅望。下榻天雄。深為觀察得人之慶。正擬肅箋申悃。乃承瑤函。先頒感記。注之彌殷。更馳思之倍切。足下經才緯抱。名重燕南。天雄清簡之地。實不足展其所長。然附青雲而借吹噓。則福之所被者廣。三郡名官。咸翹首而慕風徽矣。新奉上諭。令道員奏事。足下具倚馬之才。握雕龍規秋水之筆。自當為觀察公敷奏陳言。助襄宏業。乃蒙詢及鄙人。商其可否。弟思國計民生。前人言之詳矣。而或不盡言者。則似有不可言之故。聖天子聰明睿知。臣下何能仰其萬一。愚昧之見。似不若行無所事之為愈也。想智珠在握者。正無事葑菲之談耳。錢繩茲未梅溪同在郡城。齋政之暇。常得暢談。而僻處勞人。未能一座春風為帳。來函搗謙實深慚悚。若云與今為友。則古有二阮之交。若以僕馬齒加增。則門有孔李之好。倘承不棄。願附金蘭。庶幾略迹談心。益增契合。何幸如之。

答陸默庵

別後正切離索之感。接手書倍增感嘆。一車孤寂千里。閒關夕陽古道。衰柳長隄。無一非助人愁。思平時詩興

不知消息何處昔人云窮而益工斯言未可信也富人飽欲死貧人飢欲死自昔為然惟飢死者係乾淨菜園尚有清氣若飽而死酒肉腐腸死有餘臭足下尚不甚貧何至患飢既為齊人則東郭墻間之地必有一席以待者更何患之有第齊人之在當日尚可伸足狂歌酒酣罵座即隨意唱蓮花落數套亦足動人觀聽今則顯者之門曳裾者多殘盃冷炙到處辛酸若令妻妾見之不僅訕且泣也足下豪氣未除固是英雄本色然年將望五矣向後光陰更覺白駒易過處今之世似當不亢不卑立身於廉讓之間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苟得陋巷簞瓢首邱見秋水軒沒世勝於乞食侯門萬萬也僕景垣桑榆家隨蓬梗一貧如故八口難歸業已付之無可如何足下尚有可為又與僕同病相憐故不惜出此肺腑肝腸之語

與楊松波

百書不如一見面幾日歸來兩慰心弟與足下十載神交雖音敬常伸而芝光見秋水軒未接今得一朝捧袂欣幸之忱覺山谷老人之句猶不足罄其形容也浮麗競逐之場竊見先生淵深默靜和而不同陸士龍所謂和神當春清節為秋者庶乎似之惟弟僕陋迂疏毫無足采恐龍門座上殊有見不如聞之嘆或者鑒其向往亦許攀躋是又鮑生之幸耳

寄甘林姪

今之所謂幕猶古之參軍記室也第經濟才華今之人萬不逮於古矣然刑名錢穀之事實為官聲民命所關則哀矜而勿喜求其生而不得方可死之幕中人當常存此念不僅以輕心鍛鍊草率粗略為戒也差傳片稿亦不可輕官府一點殊百姓一碗血濫差妄拘則破家蕩產之禍自我而肇吾鄉業於斯者不可勝數不及秦二世而亡者亦不可勝數豈盡由於心術之不正哉即此侈然自放而造孽無窮吾姪品行素端可以深慰而精神才識不能十倍他人故舉所以自儆者告之惟時時省察焉愚漫游燕趙幾三十年到館以後足不出戶庭身不離几席慎往來所以遠悔慢戒應酌所以絕營求而自早至三更不使有片刻之暇以期無負於己者無負於人亦惟吾姪師此意焉元城案牘尚不其繁理事之餘當溫習故業以圖北闈之雋幕所以救貧非可

終身即以愚為前車之鑒

又答

接來字知賓主契合。眠食俱佳為慰。所云詞訟旋結旋控。歸咎於民情之子則大非也。大畏民志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固不能及矣。既有詞訟當虛心以聽。故不曰審而曰聽。察言觀色真偽自露。今之官者以無訟為樂。遇訟民而先厭之。未登堂而即思退。兩造之真偽未得。而撲責之威已不可遏焉。能服其心而不再控。愚於情狀事無大小。必令原被告各盡其詞。而後準訊。稟到時詳細叙略。定其是非。然後令官坐堂而聽之。必期案無遁飾。使原被告各無怨言。而後已。幕堂明府精於聽訟。非有略節則不登堂。嘗云官之心思不免於粗浮。不及幕之心思靜而細也。然而好自用者。則以為略節先有成見。不知臨軒時之成見。更偏依人成事者。有幸有不幸焉。吾故曰。幕之不可為也。吾煙不責之於官。不責之於已。而責之於民。則造孽多矣。吾故曰。幕之不可為也。

與楊春洲

客館孤清。案頭無色。承足下贈我杏花。花置諸膽瓶。終日相對。無異十五女郎。含羞匿笑。依依可人。乃紅顏已老。香質將殘。布再採半吐者。兩三枝。以添春色。勿謂我棄舊憐新也。

答嚴昌期

不與貴交。我不賤。不與富交。我不貧。足下意氣雖高。猶未泯乎富貴貧賤之迹者也。我無愧於已。不求於人。正不知人世間何者為富貴。何者為貧賤。此期慰之流。所以不可及也。願足下勉之。

與平慈樓孝廉

讀詠古諸詩。仰見卓識。惟以鍾蠡能使句踐復國。感贊其賢。似當高須商確。鍾蠡不強諫。而山棲俾其君誦社稷之靈。而董僕昔已識之矣。春秋繁露之言曰。君子生以辱。不如死以榮。是鍾蠡未可為賢也。至要離荊軻。而欲媿美於留侯。則瞠乎遠矣。吾人論古。當視其造詣而定。庶不為古人所欺。足下具然之否。

與沈菊屏

自入塵途不能作韻語。慕堂明府唱中秋竹枝詞八首。一時和者。名作如林。僕視之皆西子真容也。東家施更不敢自逞其醜。足下強而和之。大是罪過。然使東西子轉輦為笑。而范大夫笑倒花前。亦足下之功焉。呵呵。

答沈蕩堂

彈缺侯門三十年為一世。所見翩翩公子固不乏也。欲如君家伯仲叔季。各自崢嶸者。既不多覩。而二世長兄先生才華出眾。外文明內而柔順。更超棘荊花之上。蓋德門積善貽謀。所由來者遠矣。數年相聚。良有天緣。每把芝光時聆蘭語。規秋水。今人有一往情深之意。臨歧灑淚分手。依依離別。年餘思如山積。而寸函未達者。祇以春樹暮雲不足繪我離情也。乃蒙垂念之殷。手書遠至。迴環把誦。楮短情長。益使我徬勿置也。榮遷外翰。即內翰之先聲。上苑杏花仙宮丹桂天之所以予孝友于讀書人者。歷歷不爽。足下自操之而自得之。又何疑焉。更喜五世兄同應秋闈。元方季方。規秋水。天香並染。駐聽捷報傳來。使堂上椿萱齊開笑口。快何如之。令郎年未弱冠。而文雅恂恂。更以讀書為樂。此又千里駒也。均可告慰弟桑榆景。迎瓶罄仍羞。齊人處室。流落他鄉。陶氏生兒。見秋水軒。惟知梨棗。幸衰年眠食俱佳。旅寓無患。足舒綺注。

答甘林姪

接來字頗以貧為憂。士窮見節義。古人有三旬九食者。貧亦何害。余成童時。學為詩。有丈夫當自立。不受世人憐之句。及二十年而孤家益貧。衣食於奔走。但不乞憐於人。而人亦無有憐之者。淮陰為中人之雄。其受漂母一飯。報以千金。至今傳為盛事。然丈夫義不受憐。千古一良字。吾為吾姪惜也。余惟以碌碌終身。不能自立。為愧。吾姪當求其所以自立者。貧不足為憂。且斷不可憂焉。

與胡坤如

春正奉秋。極承摯愛殷拳。風送浮萍。又作天涯之別。睽懷追軼。彌切神馳。比諗某兄大人春祺。暢遂福履。冲和制府禮賢國士。此夫子溫良恭儉之所致。而泛綠依紅。不移蓮幃。是則令人羨慕者。聞質瑞翁辭館後。有謬及輒生之說。雖事所必無。而未寵先驚。不得不預陳哀曲。仰冀清聽。弟識淺才疎。不學無術。本不敢出。而應世祇

以飢來驅人。不得不浪游燕趙。酒跡吹竿。川澤之魚。祇知汗潦之虞。若與之汎蒼海。涉洪濤。鮮不望洋而返。况三十餘年。奔走風塵。備嘗辛苦。今年甫望六。精力已衰。委靡不振。非僅齒豁頭童。目昏耳背。強弩之末。曾縞難穿。騏驥之衰。後於驚馬。長垣政務尚簡。居停又休。素交可以偷安。而秉性迂疏。不諳世故。類唐做慢。有阮世宗之七不堪。二不可之病。若妄倒王公大臣之前。必致動輒得咎。惟慵值生涯。未有不顧附青雲。以顯名者。李太白之欲識荊州。杜少陵之欣依嚴武。此皆龍蟠鳳逸之士也。宮保大人。理學經綸。文章勲業。當代第一名。臣龍門峻望。中外欲瞻。草野庸愚。俾得發其於間。奉命而承教。具為遭際之隆。有不可以言喻。豈肯滅跡銷聲。甘於自棄。而不才才疏福薄。多病命窮。不特自揣甚明。即吾兄亦所深知。若刻意求榮。非惟自取其辱。竊恐有傷藻鑑。往年陸方伯強邀入幕。不期月而解者。蓋其性之所成。有非韋絃所能改。不慎於始。必悔於終。此弟之所以鯁鯁過慮。惟知我愛我者。先賜垂鑒焉。

答韞芳六弟

按宋字以百畝之產。入不敷出。將來有凍餓之憂。欲來保陽學幕。吾弟所慮甚明。而所謀甚拙也。丈夫生有四方之志。本不應終身牖下。即有可守之產。亦當自奮於名利之途。至所謂幕者。乃家無負郭之田。而有兄弟之養。菽水無資。饘粥不繼。讀書無成。困窮立至。不得已而以幕救貧也。然吾鄉之業於斯者。不啻萬家。其能温飽者幾何。分作尊之餘金。而欲為身家久長之計。此天理所不容。夢夢者入其途而不知悔。而窮極無聊者。雖悔而亦無可如何。且幕而貧。尚不失幕之本來面目。若幕而富。則其人必不可問。而其禍亦必旋踵。是幕也者。不特無名之可成。無利之可圖。並欲免禍而亦所不能也。况幕之一道。亦非我學之斷無不成。如塗牆抹壁之易為也。亦非學成之斷無不行。如抱布貿絲之可必也。千人學幕。成者不過百人。百人就幕。入幕者不過數十人。緣幕雖較於讀書為易。然亦須胸有經濟。通達時務。庶筆有文藻。肆應不窮。又必須二十內外。記誦難忘。舉一隅而三反。更須天生美才。善於應酬。妙於言論。若無此三者。斷不超羣軼倫。到處逢迎。不過藉曹邱見秋水。談揚時運之偶合。庸庸碌碌。終其身而已。幕至於庸。則窮亦不可救。至於就幕。則又有甚難者。一省祇此百十

餘館而待聘者倍焉。此中當緣以勢結納以利。捷足者先登。下井者投石。人情叵測。世路崎嶇。蓋有不可勝言。而學不足以服人。品不足以信人。雖居賓朋之列。無殊門客之容。其中委曲周旋。病於夏畦之苦。更有不可以言喻。此學幕就幕之大概情形也。吾弟年已及壯。自問其才能學幕否耶。略乎能不能之間。而冒昧以從事。如果窮極無聊。出於勢之所不得已。若有產可守。而顧棄之為僥倖之圖。田園託之親友。家務委之女流。十年不返。一信聊通。百兩未來。千金已去。得不償失。後悔何追。曾有何逼而必欲出此。不過以百畝之產。所獲甚微。未能錦衣玉食。呼奴使婢耳。不知生無豪傑之人。又無富貴之命。享先人之餘澤。以菜飯布衣終老。亦人生不易得之境矣。世上浮華眼前快樂。惟讓有福者受之。羨之無窮。學之不盡。何足以動我。慮念哉。兄二十歲而孤。無半畝之產。而有二百金之奉。慈母在堂。兩妹未嫁。不得不為西秦之行。迨年已三十。蒙伯父分金置得薄田二十餘畝。八口之家。未能仰事俯畜。又不得不作燕趙之游。二十餘年。備值已逾萬金。皆隨手散去。不特一貧如故。並將薄田亦盡出售。而眷屬寄住他鄉。欲歸不得。然則幕果可以救窮否耶。殷鑒不遠。吾弟曷不熟思之。惟望守其所當守。而不必為其所不可為。此札語語真情。言言確論。不異刮心刺血而書者。幸時時省鑒。當善法守之。暮鼓晨鐘。則現在之薄產可留。將來之飢寒可免也。

與畫友

僕會稽人也。家住怪山之中。此山自瑯琊東湖海中飛來。高不過十尋。廣不過十畝。居人恐其飛去。山之巔建七級浮屠以鎮之。周圍繞以梵宮。左矗文昌閣。山之下清流縈繞。茅屋千家。春花夏風。秋月冬霜。四時佳景。登眺不窮。僕離鄉十餘年矣。形之夢寐。恨不得長房縮地。見秋林軒法。移置眼前。聞先生腕下有驅山鐸。能將宇內名山大川。驅之紙上。供人卧遊。因書怪石之勝。煩先生驅來。貽我懸諸齋頭。不特可當卧遊。恍置我於怪山之下。身立他鄉。神遊故里也。所惠良多。為謝無既。

答姜雲標

二十餘年。不獲見我良朋。忽得手書。於夢想所不到。等之雨金雨粟之奇。展誦迴環。承足下念我之殷。勗我之

切自非總角至交焉得此摯情摯語不禁喜心顛倒抑且感激零涕矣弟淹留冀北兄懸聘中州封壤雖連而雲山仍逸去歲館長垣隔汴梁一衣帶水每逢汴省人來時詢足下行藏停雲落月每託詠歌不謂瑤翰飛來伊人宛在二十餘年至好如一日也並憶寒舍山水之間書屋衡文角藝兄為冠者弟始成童竊意功名亦吾輩分內事耳乃雲散風流各為飢寒所迫斂眉就食俯首覓衣竟至以此終老豈不重可嘆乎然如足下才學俱超名實兼優買山足隱繞廓可耕而且玉樹崢嶸析薪有荷得偕仙眷同返故鄉此足下尚可自慰而可以告人者若弟才非諧世學不通方祇以嗜如有癖因得濫歷齊門而挈眷僑居已逾十載年年寒食空回拜墓之魂歲歲蒸嘗徒作守祠之夢問心多疚自顧增慚况子則生而死死而復生長子甫及五齡則財散而眾聚而復散荒田竝無一畝遷延歲月流寓難歸今擬以三載為期先將家眷送回故里倘家累未完再携破硯此魚魚碌碌者之景况不足當大方之一哂也惟天既使我兩人幼而訂交壯而分散老而猶在人間也則向後重逢當亦斷不靳此良緣者屈指三年以後一片春帆當遲我於西陵渡口三杯秋菊定邀君於東武山前訂種竹栽花之事業談耕山釣水之經綸且樂真不知何似念及此而此心已隨足下而往矣

答姜雲標

小暑方酷正抱採薪忽清風徐來知若函飛到開緘把讀頓解煩臆一服清涼散恐尚無此功效也人生六十曰衰吾輩神為形役其衰更易弟年未六十而齒豁頭童鬢髮早白平時壯志早已消磨祇以苦債未完猶作場中傀儡秋風短笛粉墨登場此更桑榆景苑所黯然自傷者蓋亦心憤之而不得不作如是云耳足下一生游歷未染世情獨往獨來不與時賢為伍此第二十年來亦以此硜硜自守者坐是四壁視如秋水如璧如雲仍空一貧如故竊以為暮而貧清且貴也暮而富濁且賤也良田美宅肥馬輕裘僅祇快於一時必致貽禍於沒世曷若以貧始者以貧終仍不失本來面目之為愈惟足下先賦歸與弟須三四年後始能踐約耕山釣水之樂請先獨得之陸放翁詩云斟酌平生如意事及身強健得還鄉能不羨而且妬惟是相別四十餘年彼此音信空通行藏未悉承知已愛人以德勸故土之戀固已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者弟方感之不暇而來翰轉以為冒昧豈

外見之耶保陽儼居每苦遠徙不得已買屋數椽去之亦易買產之說乃舍弟想當然之言耳小病初瘳握管尚懶書不盡言贊以小詩四首詩不足取或情見乎辭也少小同窗友分離四十年行藏渾莫識音信未能傳積恨高嵩嶽相思壅洛川何期來尺素喜極舞踴躍君作游梁客我為冀野游家鄉徒有夢兒女亦登樓命薄風塵老才疏時俗羞可憐雙鬢雪底事尚淹留聞道三秋日言旋八口家江鱸初入饌離菊正開花喜拂征衫疊歡承舞袖斜鑑湖烟水潤利釣足生涯三載以為期攜家返里時與君同把酒對景共吟詩禹廟秋山好蘭亭春草滋杖藜扶二老爭羨舊相知附上以博一笑

與沈秋農

匡城五載雅論清談無間晨夕不謂風流雲散行將馬首各西東秋農注矣從此後會難期音書恐杳令人多屋梁落月之感有酒盪搏希過我暢飲盡醉而止毋醒眼相看增其慨嘆也

與陳美陂

漁陽邂逅傾蓋言歡晨夕談心益徵契合足下風骨秀俠神清徹朗河陽洗馬罕見其儔他日領符出治莫不望為神仙中人奉誦大著文藻橫逸詞源直瀉有議論有警句皆未經人道過而濃艷處則又如十五女郎拈花自笑喜若撩人知作者字鍊句鍛皆在庾開府李義山而外自成一家者亟宜壽諸梨棗以供同好不謂仙才仙品能於風塵中幸遇之也珠玉在前自慚形穢乃承許為同調豈足下有嗜痴之癖歟旬餘小別景若三秋幸命駕速臨慰我飢渴

又答

枝柳無主憔悴東風矣賢刺史欲擇人而嫁別駕見而悅之此仁人好麗之心也當作月下翁成此一段佳話第未識尊夫人為河洲之鳩也抑河東之獅秋農注耶幸以實告我毋使章臺弱柳又復攀折他人贈我罪過也

又答

讀途中述懷詩八首皆從肺腑中流出無一句門面話而又敲金戛玉直可擲地有聲沈小如明府和詩沈鬱頓挫跌蕩風流蓋李杜之逸響也二公可為詩中之雄也東家施祇應雌伏乃雖令效顰恐西子不能捧心只得奉復奈何奉上博笑

與周丹友

別十餘年不得一晤中間消息又復茫然沈約夢中不識路今更無夢之可尋惟對屋梁落月想像顏色而已茲移硯漁陽知足下安榻通路三程相望仍作雲樹蒼茫之感人生幾何堪此久別也足下年近六旬家有賢嗣猶奔走三千里外覓衣食豈負郭無田折薪莫荷耶吾輩備值生涯原不能為子孫計若能立相如之壁不空顏子之瓢一粥一飯家園團聚便可作世上閒人近來精力如何眠食如何南北景況望示以一二慰我惓惓弟則先老矣然酒酣耳熱猶能歌老驥伏櫪之句擊碎唾壺也

答周友錡

來書問盤山之勝僕到漁陽兩月尚未履其地嘗聞海外有三神山每至風輒引去使人可望而不可即豈以神仙之境非塵俗者所能到耳盤山雖在人間而塵俗中人亦為山靈所棄然敞齋距山不遠開窗相對非特可以臥遊並可以夢遊及登東臺則青峰挿雲歷歷可數所謂九華峰是也過李衛公舞劍處則為西臺其南為先師臺其北為白象峰亭亭如蓋所謂紫蓋峰者則中臺也上盤之松矯若卧龍中盤之石奇怪萬狀不可思議一盤之水曲折滌洄清澈無底而金碧輝煌忽隱忽現者則七十二寺之高下雜錯其間也忽見一輪明月捧出山坳名掛月峯為盤山最高之處登舍利塔四望無際眾山皆低乃山之絕頂矣正瞻眺間忽聞鐘聲怒吼轟然而醒正懸樓打五鼓矣角枕衾邊神魂飛越披衣而起即書夢中所游以答之勿以為夢中說夢也

與童齊安

至漁陽數月而不能作盤山之游近遲暮數程而不能與素心人作片刻之叙無怪山靈之笑我碌碌也居停以疾引退客子何以息肩殘臘旋省當與足下剪燭西窗以傾離情幸勿以如鼓瑟琴樂而勿出也

答朱桐軒

一枝甫寄。雙鯉遙躡。承獎飾之過情。何記注之獨摯。迴環雜誦。慚感交薰。神交二十餘年。芝光乍挹。判袂匆匆。關山阻隔。欲晤無由。轉不若希響風微。結想千載也。伏念二兄大人。倚馬才高。雕龍望重。固可振翻雲霄。勝駭王路。何異依紅泛綠。久營壯圖。末路才人。能勿同聲一嘆。然而浮雲富貴。泡影功名。本無關乎榮辱。讀莊周齊物之篇。正可作破悶湯也。惟高軒游歷。足飽風塵。而松雪未荒。青山可隱。潘有岳板輿之奉。謝庭多玉樹之榮。實天倫之至樂。固不肯以彼易此。况喬木已久。借全枝。陳榻非南州不下。主人誼重。國士情深。少陵所云東縛。酌知己者。又處於無可如何耳。弟才不通。方性難諧俗。生無傲骨。而苦乏媚容。人本清貧。翻憂濁富。一生心血。消磨於簿書錢穀。長箋尺牘之中。半世傭資。耗費於仰事俯畜。雪炭締袍之際。今則桑榆已迫。蒲柳先衰。尚欲抹粉登場。與少年子弟。柳科打譚。其事可悲。其情可憫。貧者士之常。以貧始者。固應以貧終。擬遷延兩三載。必當挈眷南旋。即寒餓衡門。亦勝飄蓬異地。吾兄襟懷高曠。能許以雅之言。然否耶。省垣雖不乏名流。而素心難得。樹齋獨處。興味蕭然。安得與知己促膝一話。生平哉。兩窗岑寂。伸紙作書。竝錄俚言。附求郢政。情性所寄。略見一斑。吾兄見其人。而畧其詩可也。飲蒲節。近吉人之社。定增康勝。

答天津明府沈小如

抱非常之才者。必有非常之地。以建非常之功。而膺非常之推。二兄大人。鴻才偉抱。辟易千人。燕南趙北之間。到處甘棠蔽芾。而具扛鼎之能。必膺最難極繁之地方。足見其才力。三津為水陸都會。冠蓋雲集。政賦殷繁。非常世人才。鮮能勝任。承示秋榮。想七十二沽之民。歌來暮者久矣。而弟十餘年。謬承雅愛。去冬漁陽官舍。樽酒論文。唱酬交作。不謂良緣前定。津水重逢。密室琴堂。過從更房。誦少陵詩。感激在知音之句。不禁喜心翻倒。

與章含章

諸君子之至於斯也。僕未嘗不倒屣而迎也。而素畏應酬。又無斯須之不懶。竟至有來而無往。最愛客來偏懶。

答劇憐花放卻慵裁此十年前之句。非是今日始疏懶。方知人性有不可以藥者。而外間隨以僕為傲夫。有周公之才之美。尚不可以驕。矧吾輩依人作嫁碌碌魚魚。無足以傲世。更無所傲為。弟與足下交最久。知我獨深。望為我言曰。其為人也懶也。非傲也。至諸侯大夫之至止者。為丞相長者耳。更與交游者無涉。懶也。傲也。均無關於輕重。可一笑置之。因有所聞。用佈區區。希諸君子鑒之。感甚幸甚。

答丁仙槎鹽大使

生平畏最顯者。而又不與顯者為緣。乞餘不足。顧而之他之狀。真有不堪令妻妾見者。更有何面目復見友朋。足下乃以為高。豈有高人逸士。曳裾侯門者乎。馮驩魏水耕彈鋏而歌。歸來與鍾期之綠蓑青笠。鼓瑟而歌。其高下之相懸。莫啻霄壤。足下不求熱官。而求冷吏。固已高人一等矣。然則所謂高者。乃在子之有道耶。僕有寒疾。不可以風。希夫子惠臨。發我慙汗。銘泐無既。

答丁品江

漁陽得芳訊。後旋即彈鋏。三津郵筒莫辨。音問闕如。嗣聞責東調任寶坻。因足下久懷歸志。或即乘張翰扁舟。尋故園鹽鱸。心輪夢戰。每結想於吳淞烟水間。昨接手書。知南州徐子。仍偕陳榻而來。且白駕過省時。承垂詢鄙。沈念我實深。則弟之失於採訪。其疏懶為何如也。寶邑政賦殷繁。幸足下才學超羣。萬花飛舞。留使待書。倚馬成檄。不足為能者勞耳。弟萍泛隨流。未能自主。有慚舊雨。勉倚新雲。白髮三千。青衫一領。恐相見時。不復識我矣。到津後。竟無暇作韻語。足下琴歌酒賦。逸興不凡。驛使之便。肯寄一枝否。冗此率復。不盡馳溯。

答友

載奉華翰。以僕前函為飾詞。所以責之者。幾無容身之地。僕何敢以言再剖。益增足下之怒。然僕竟默爾不言。恐足下之怒益甚。非所以全友誼也。僕在直幾三十年矣。鶴料所入。誠有如來諭之數。然而一貧如故。十口難歸。如果平日華美彰身。肥甘適口。高門大廈。駿馬輕裘。或縱酒。或呼盧。或暱童。或挾妓。此皆自處於窮夫復何憾。而一身迂謹儉約自守。羊裘敝體。徒步當車。不飲酒。不殺牲。傲歌選舞之場。富室貴遊之地。足跡不一至也。

此足下之所目見而且聞之者。惟倫理中應盡之事。不肯稍遺餘力。即交際一端。雖不能添錦上之花。亦未嘗不送雪中之炭。計一年傭值之資。僅敷南北交游之地。坐是金盡牀頭。依然四壁耳。倘使年近五旬。則失之東隅者。猶收之桑榆。今則花甲將週。夕陽西下。日暮窮途矣。且一生艱苦備嘗。心血耗盡。每當金風初起。百病俱生。竟以此身為防秋蓋至之命。危同朝露。豚暮鷓乳。臭未乾。倘二豎相侵。一枝失寄。家無一畝之田。室有十口之累。我不乞憐於人。而人亦無鄰於我。則流連瑣尾之狀。有目不忍睹。而口不忍言。是向後光陰。步步皆成絕境矣。繫眷僑寓。情非得已。年年寒食。拜墓無人。歲歲蒸嘗。守祠有夢。向遙天而灑淚。徒負疚於寸心。手足五人。死者五矣。生者惟一妹。飢寒未免。瞻養未能。犬子應就外傳。不能延師課讀。夫親化不能祭。人子之大恫也。有妹不能養。有子不能教。父兄之至憾也。而忍心出此。我心豈無平旦之氣。哉。貧實為之謂之。何哉。朋友有通財之義。僕與足下。非無所通也。同此筆耕。餬口。豈能獨有贏餘。即或彼善於此。亦不過鼠尾之膿。車轍之水。既補瘡而挖肉。一之已甚。況源源相繼耶。非不知作孽錢財。到處同歸於盡。即硜硜自守。亦屬易窮。而涓涓細流。藉以自潤於一時。雖為己之鄙謀。亦人心所同然也。因足下怒而責我。不得不略陳梗概。以釋足下之疑。並欲使後之覽者。知不肖之落落他鄉。非盡人謀之不臧。實相通而成。出於無可如何耳。古人云。少壯不努力。老大徒悲傷。不知壯時欲努力而不能。此才與命窮。雖悔難追也。

答鹽山鄧春圃明府

高軒過館。未得一談風月。以俗人而居俗地。宜無往之不俗也。西子善舉。東施竟捧心。而效明府不笑其醜。而美之。豈賢侯之愛俗。有甚於嗜嘉耶。下里俗音。何敢當此。既承雅許。則陽春白雪。觀秋冰軒。正其時矣。乞賜一講。俾暖郊寒。殘臘將近。當返敝廬。春正騶從。晉省弟正離館。而就舍。或無俗態。當以樽酒琴檜。暢談詠事。如何。

答許陵村

俗塵中不能作韻語。因偶有所感。借此發抒沈悶。不可言詩。矧其為佳也。足下何譽之太過。得毋阿其所好乎。然幾塊殘磚。換得一緘尺牘。則亦有引玉之功。封豕非遙。干旌東指。當憚康樂。荆樹敷榮。調琴瑟於櫺窗。擁芝

蘭於繡榻。天爵人倫。罕有其儷。而薄命勞人。亦當為度歲之行。惟惜為馮婦。遇虎翻驚。暫學漁郎。問津多誤。明歲之局。尚未可定。萬千情緒。不獲與知己一吐。帳結何似。貴東許我和詩。尚未賜讀。雨雪載途。所望於陽春者甚切。希一致之。

與天津太守楊蘭如

吹竽燕趙三十年。於茲所至皆以十稔為期。鮮有半途而止者。今春仰荷明公鑒賞於風塵之外。許可於流俗之中。委託既專。情誼彌摯。而玉壺冰潔。夙夜在公。更為近時宦途所罕見。貧士何修。又逢賢主。從此長依德座。勉贊鴻猷。實依人者之深幸矣。惟津門為繁劇之區。聞幕中向以兩友分辦。而尚多叢脞。某無過人之才。何能一手經理。所以不敢遽言退者。因知己之感。激於中。思竭心力以圖報也。乃一歲以來。頓形勞瘁。年屆花甲。精力日衰。若可強勉。鞠躬必致盡瘁。而後已。惟祈另訪高明。充襄治劇。言雖近於無情。勢實出於境迫。惟是既獲登龍。又因酒餽。碎琴市上。復從何處覓知音。則某之福緣淺薄。身與心違。不禁低徊自惜也。惟日祝老先生歲懋三遷。開府幾輔。倘荷垂愛。舊交仍許濫於門下。則耿耿未報之私。尚冀再效於他日。理應在署面陳。知深於情者。必不忽然退棄。轉致難以為情。是以歸情毛生。代伸忱悃。懇祈鑒其苦衷。憐其衰邁。不加譴責。則感激之情。永矢弗諉矣。

答天津明府沈小如

奉展芳函。俯見明府之古誼論交。與太守之殷懷愛士。若合符節。馬惟以聖門政事文學。所以譽弟者。實夫子自道也。承諭知己。重於感恩。道義深於臭味。此必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者。弟生平亦曾以肝膽自許。更不必再作瑣詞。當兼體感懷。以副雅囑。三五小星。樂而忘返。此為有福者言之。嫁得蕭郎。愛遠遊。久以司空見慣矣。東風解凍。當買舟而來。快與詩酒之燕。

答許葭村

昨歲三十六旬中。得陳遵之牘者僅二。若欲攀貴賓。則夢想所不敢期。不謂嚴寒凜冽時。忽覺春風入座。蓋造

他小兒軒見秋水知足下各於手者故勞以足也今歲僕擬移欽他往與足下遠數百里近亦三四程片羽寸鱗

無復敢望乃馮驩竟為馮婦蕭齋仍爾連齋而干旌抵館月餘始達一信竊恐流金燦石中有煩策蹇往臨矣

僕無他能惟德則屢中請誌之以為臨時之慰足下到館後即動思家之念竝以僕必有同情僕出保定城與

中口占一絕云走盡天涯鬢已華肯將別恨載征車衰年兒女情偏重繞出東門便一家則不特到館而離緒

已經萬斛豈情之所鍾正在我輩耶空齋悶坐杏花未放詩興全無欲與賢賓主琴歌酒賦則此生尚未修到

也

答陶愚亭親家

舊姬訂新姻固有天作之合然亦以芝蘭同味始得葭莩相投保陽樽酒言歡雖亦各談情懷而一生閱歷及

性情嗜好究未及細陳滿擬九秋佳日俞返會城與親家剪燭連宵傾吐衷曲不謂暫賦離羣即歌遠別在親

家決意南旋自是達人卓識而滯北孤鴻知音莫遇流水空彈見秋水軒琴注又在別恨離愁之外即豚犬軒見秋水

泐無知蒙岳父異常鍾愛一旦遠離慈陰想其戀戀之情有口不能言而心必若失者端陽次日台駕偕寶眷

過津僅得匆匆把晤未盡欲言目送牙橋南下奚祇黯然魂銷嗣接舟次所發手書雖石尤無阻而三千里水

程正當炎暑親家又向來畏熱親家母輩更慈質蘭芽火雲烈日波影風痕心旌搖曳與錦帆一片俱懸計中

元前後方可安抵里門知必由驛馳書以慰一家之念承示保陽暮風不佳人情反覆不宜久居囑弟於賣屋

後即買棹南旋此誠至戚關情宜其叮嚀篤切也弟以為處世不難修身為難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可

行弟三十年來潔清自守儉約自甘舉人世靡麗紛華之事寂然不動於心脩脯之外一介不取我不乞憐於

人而人亦不能憐我暮風之不佳聽其自然人心之反覆付之一笑而巳至今故園祠墓魂夢驚心木本水源

何敢斷絕惟客居已逾十載歸志無間須臾所以遷延至今者實因單瓢無資該提繞膝我彈琴自樂其如文

編謫我設使顏子無負郭之田斷不能安心絃誦然齊人處室於他鄉豈能常饜酒食是以今春將椽舍召賣

得有受主便整歸裝冀於越水吳山再圖乞食也詎六月間保陽冰舍如碗繼以大雨傾盆旬餘未止墻坍塌

倒十室九空。破廬亦遭其厄。雨中趕葺。丁料倍加。所費甚鉅。而畿輔民有菜色。問舍更無其人。一塵絳紉。十口檐邊。此弟苦債未完。不許早歸鄉里。欲與親家嘯傲湖山。又須遲以三載。境與願違。言之能無興嘆。親家旋里後。諒亦不能久居。碧梧翠竹。何處高樓。如逢驛使。望時寄一枝。以慰懸念。

與許葭村

槐蔭滿庭。荷香在沼。足下來津。正其時矣。而高軒果至。豈真數有前定。抑子言之偶中。耶匆匆一談。未暢情懷。三津成爲澤國。足下舍車而舟。作破浪乘風之想。志亦壯哉。卻明府與僕結交已久。不意德星忽墮。殊切人情之痛。曾寄我決別數行。聲與淚俱。不忍卒讀。登賢書而現宰官身上。應列宿亦屬無負。素懷弟十年壓綫白首。仍郎。苦境累人。清貧如故。天之所以厄人。果如是耶。閱詳稟具。見足下古道熱腸。此誠吾輩有血性者。凡有可爲力處。僕無不留意。生前如水。死後如醴。君子之交如此。希足下在鄧諸侯靈前。代焚楮香。以僕言告之。

與周記行

雨師失紀。河伯橫行。無限桑田。都成滄海。津郡城不沒者。三板十萬生靈。幾隨魚鼈。暮其間者。真有已溺已飢之憂。而災政錯出。朝暮迭更。忙忙麼麼。幾不知顛倒衣裳。足下居瀛州仙境。恐弱水三千。亦易氾溢。芙蓉暮會。變荆棘庭否。省垣冰雹如碗。繼以大雨傾盆者。旬日。堂構皆傾。敝廬亦爲風雨所拔。幾無立錫。見現水軒注宛也之處。誦杜少陵廣厦千間之句。笑古人窮極無聊。好作大言。無裨實事。然古人何以庇我也。

答周介巖

會垣把晤。快慰濶襟。坐我春風。醉我白酒。感戚誼之彌殷。比情交而更洽。拙詩奉教。獎譽過情。豈范大夫初入苾蘿。以東施爲西子耶。荆襄之間。蓮花幕中。誦美公者不絕口。足下真軼倫超羣哉。僕壯本無能老之將至。猶復向東郭墻間。唱蓮花落。而饜酒肉。其情已可想見。足下愛我深。其何以策之。

答趙南湖

重陽日正。欲羨英。得子書。知閩憑亭親家舟至。維揚患疔毒。挈眷乘小舟。於七月十三日。趕回里門。十五日即

去世不覺酒杯落地拍案驚叫。恐老眼昏花再讀之字字無訛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而死如是之速也。瑞陽後一日愚亭舟次津門。進啟齋與楊樾菴親家杯酒高談。意氣豪邁之象依然猶在目前。萬不料相隔兩月餘。愚亭即死也。愚亭年近五旬。生平無甚疾病。不過偶染疔毒。毒何至死。維揚不乏名醫。何不速治。吾實為之不解。余與愚亭分手時。愚亭含淚而言曰。鄙人今去。後會無期。哽噎不復作一語。豈愚亭自知其將死也耶。抑不知而不覺作斷腸語耶。余與愚亭志同道合。臭味相投。雖數月交而有千古之感。正期兩三年後。還鄉與愚亭同居同處。出同游正首邱而同死。而愚亭先我而去。而去又如是之速。使異地孤踪。無可開目。吾哭愚亭并以自哭。未知愚亭在地下。能聞之否耶。惟是愚亭五十年辛苦。僅止草草成家。竟能急流勇退。銳志還鄉。使妻子妾女環繞膝前。瞑目而逝。天之所以報愚亭者。正自不薄。吾輩少壯離家。老年流落。一貧如故。歸計茫然。燕南趙北。正不知何地埋骨者。比之奚啻霄壤。又不禁為愚亭羨也。然此亦不過於無奈何之中。作此自寬之論。而愚亭究竟死矣。其何能已於痛哉。愚亭死後家計如何。余不忍問。又不得不問。老表叔至感關情。如有所聞。務祈示悉。

與沈聚亭

屢枉高軒。得奉榘誨。所以憐衰朽而示迷途者。語切情殷。自非大兄大人威誼之深。豈肯纏綿若此。蒙膺銘心。筆何能喻。人生六十曰衰。弟又備嘗辛苦。豈不知自保精神。至橫逆之來。君子猶且自反。弟何人斯。而敢自文其過。惟迂拙之性。未能自就。求全之毀。欲免無由。既承知己關情。敢不備承梗概。弟少孤失學。不能自奮于功名。而清正傳家。亦尚知守身自愛。祇亦菽水無資。不得不遠遊傭值。然而以暮救貧。非以賈禱。見吾鄉之業於斯者。不知凡幾。高門大廈。不十綵而墟矣。令子文孫不再。傳而止矣。悖入者必悖出。積惡者必餘殃。而素餐負德。謀事不忠者。亦居其半。有鑒於此。能無懼乎。是以鶴料之外。一介不求。案牘之中。一字無忽。足下不出戶庭。而人亦不謀面。有居處數年。而不知捉刀之為誰者。蓋三十年如一日也。然而全家飄泊。後嗣稽遲。豈非其才識所限。時勢所極。盡過集。尤日積月累。而不自知者之所報乎。若更侈然自放。漫不經心。則神伺其庭。鬼矚其

室將見報應之酷烈。有不止於此者矣。夫惡勞而喜逸。市恩而避怨。諸世之方也。弟亦庸庸者。流豈能矯然立異。甘心為眾怨之歸。觀過知仁。亦當原諒。而諉之者。不以為居心刻。有意苛求。則以為形人之短炫。已之長。不知才拙事繁。正慮改過未遑。豈敢復為苛刻。至形短炫。長微特無可自炫。且所為長者。亦甚卑也。弟雖鄙陋。尚能於一歌一詠。別尋生趣。何肯屑屑於人。倘有不知者。唾我罵我。概不與較。山海經曰。山膏如豚。厥性喜罵。國策曰。夜行者。自信不為盜。不能使狗毋吠。弟固無如之何。故亦不值一言與較也。雖然。眾人醉而我獨醒。其不容於時也。宜矣。况乎因人成事。訖業已卑。亟應歸卧故園。脫離荆棘。而負郭無田。單瓢莫繼。不得不與人世。暫作周旋。大兄大人愛我之深。必能鑒我苦衷。非敢謂良言逆耳。知過勿改也。

答陳勝園

自送仙舟。神與俱往。僕回奉華翰。知片帆無恙。安抵保陽。藉以稍慰。晦明風雨。兩換春秋。案牘浩繁。深勞晷畫。而理頭之暇。或商確時事。或虛寫衷懷。無不語出同心。情如一致。可謂得相資之益。極相聚之樂者。不圖高蹤逸舉。遽賦驪歌。規秋求愧繫維之未能。徒黯然而傷。別弟固知足下之不忍棄余。即足下亦知弟之不忍相離也。而行或使之止。或厄之。此中蓋有數所定。而不可強者。惟足下芳名素著。不難到處逢迎。而鄙人衰病無能。頓失良朋助。且相與祈晨夕者。更何處再得素心。豈僅索居無儔。寂寞寡歡而已哉。沈聚亭聞台駕之行。頗為嘆息。欲於中秋後來。都相幫。望其形迹。無煩折簡。而邀憐我衰頹。肯作一臂之助。是真古道。而兼謙德者。歟。能不令人欽感。

與沈聚亭

古所謂壽。在德不在年也。今人無德之足述。而有勢位富厚者。亦從而壽之。若無德而又貧且賤焉。與麋鹿同其生。草木同其腐而已。何所為年。何所為壽。僕少孤。食衣於奔走。貧賤終身。上之不能顯親揚名。次之不能進德修業。不可為人。不可為子。哀哀父母。生我劬勞。終天抱恨。有不待初度之辰。而心痛者。而足下以弟年介六秩。通告同人。然斯世固有借馬齒之增。以博蠅頭之利者。不肖素鄙其為人。若尤而效之。醜孰甚焉。弟固知足。

下偶然談及必不以此告人而未寵先驚不得不預陳鄙陋竝望足下亦勿蹈世故愛我之德感非淺鮮

答東光明府趙青圃

奉展復函敬聆種種賢者二字為近日官場套話惟老弟台於民間疾苦痛癢相關不遺餘力使民咸被其沐真可謂賢而多勞者尊體之瘁而能安士女之憐而興感此天人感應之機難為肉食者道也地原稱瘠官豈能肥然則小人所以養君子惟在君子有以治之能肥其民則官亦不瘠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聖人之言豈欺人哉人生一官易得迎養為難老弟二十餘年心事僕所深知今一旦得遂素願想太夫人安輿至竟百里侯率父老子婦環抱與前齊聲而頌賢母太夫人顧而樂之為不負熊丸晝荻之苦心也未嘗此時五采繡衣作何戲舞見秋水軒耳僕東隅已失安望桑榆祇以四壁蕭然老牛舐犢黎園舊脚不得不逐隊登場然窮老衰年豈能終日唱大江東去擬向偏街僻巷打幾套梨花落藉作下場聲調不問旁觀者笑我以鼻也

與安州刺史沈慕堂

濡陽奉借寇君為之不釋者竟曰昨晤小如公云大兄大人不以為苦而轉以為樂安邑猪肝究勝廣文首飾斯言深得猶龍退步法也第為貧而仕則彭澤亦可強歌因連而官恐京兆難誇琴鶴見秋水軒安邑猪肝果足以補虛贏否頃奉手教以官情已冷事事甘居人後此進退綽然之時非一身多累之日也夫登場演劇終日唱南浦長亭則觀者紛紛欲睡若大鑼鼓演八仙慶壽進王母蟠桃則無不同聲喝采似宜振作精神另開熱鬧之場庶幾夙逋全清身名俱泰飄然遠去似海外神仙可望而不可即此愚昧之見未識以雅之言然否弟年已六十精力已衰本宜棄此做幕息影荒廬而簞瓢無資室人交謫不得不依棲廡下勉強備番苟負郭可耕早已彈琴自樂矣因貧而暮因通而官同此不得已之苦衷故不覺言之切也

辭壽

僕之旋省為避生日非為做生日也承諸公欲壽我僕何敢辭夫所謂壽者必其人有德可述位可尊始可壽做如僕之鄙且貧者何壽之有哉淮南子云人老成精俟僕成精作怪時諸公為僕卧一幅鍾馗捉鬼圖擺幾

席壽酒聽僕說幾句鬼話何如

與東光明府趙青圃

君果乘車我終戴笠規秋水乃承下車揖我并邀道館投餐古誼之隆猶見今日且老棟臺未得縣以前原有此約僕更何說之辭乃津門三載太守情誼日深若攜鉄別彈非特繫維與歌并子去就之違亦未協如蓮幕需才有孫位三先生者品純學粹燕趙名流中當屈一指與僕交最契老弟台諒亦有所聞如以僕為庾公之斯則竟備聘關相邀水乳之融不待下榻而可知也

與周介巖

河冰已判津舫將行蓬散萍浮又須一年之別因謀斗酒與二三知己共話離衷祇以絮忽因風散邀芳躅而座中諸子以荆溪訪戴規秋水尚須乘夜挈舟今改作清畫之談知足下必有此清興用怖數言惟希枉玉倘陶學士掃雪烹茶別饒雅趣則人非戴逵不敢褻子猷之駕

與金背藤

吾輩備筆生涯僅得一年一會人間蓬幕竟同天上銀河分袂後萍浮南北梗逐東西徒切落月停雲之感老表弟理牘之暇兼溫舉業秋闈戰捷雲路高翔鶴鶴一枝規秋水固非鸞鳳所宜久棲也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請以余為前車之鑒

答孫位三

承手書慰問讀之淚如雨下自非老弟骨肉情關焉能沈切若是田氏一姬妾耳非有伉儷之分也而其一生行事實有不能已於悲者氏歸我年甫十七家貧無菽水資將作北游斯時慈母在堂病妻在室襁褓不能決氏告余曰甘旨之奉井臼之操妾雖孱弱猶能任之請勿為念嗣奉母書母謂氏能先意承志頗得歡心僕滯北七載始歸未一稔而又出越二年而母老病篤氏朝夕不離夜不解帶者兩月每於夜半禱神叩額泣血求以身代而老母近逝氏一慟而絕有論之者曰主人在外主母有病汝死誰能任大事者氏忍痛吞酸視殮成

喪與主母盡哀盡禮宗黨皆賢稱之及僕歸安寢窈孳春寤係陽內人復病且亡氏經理家務和睦諸媼早作夜息不辭勞瘁祭祀必豐必潔遇老母亡辰輒悲不自勝以老母望孫不得見抱諸跪拜并作戲舞狀以博在天之歡氏屢孕不育視諸姪子女勝如己出有疾病終夜不寐保抱撫摩靡不體恤周旋凡有喜慶賀吊餽遺必豐檢中禮遇有緩急竭力通融鄰里以急難言者恒脫替珥以濟之嘗語諸媼曰主人以孝友仁厚為心余體主人之心而行非敢市惠也至於居家則當以節儉勤苦為先氏素羸弱非病劇不肯服藥有勸以餌參桂可得子者則哭而應之曰主人之子即我子也其安貧守命有如此氏事僕三十餘年敬戒如一日飲饌必親自調和行裝必親自檢點家鄉時物不封寄不敢先嘗遇余赴席必囑重僕攜羊臂持燈囑左右扶而歸倘留賓飲聞笑語聲則添餚以盡歡至夜半無倦容蓋知主人之愛客也僕每出游輒落自流涕強作笑顏一日見而詰之乃告曰主人以望六之年為諸妾子女計猶復隻身遠出終歲動劬苟有人心馬能不傷又不能不聽主人去馬能痛不自出門之後至旋寓之曰飲食夢寐無一刻去諸懷臨沒之前一日僕訊其所欲搖手不語固問之乃執手泣曰妾得見主人而死福也夫復何憾惟辛苦一生不能同主人而歸拜老主母之墓為第一憾事且主人哀且病妾死誰復能知主人之心者此妾之所以不為瞑目也僕哽咽不能出聲復止之曰頃所言者乃婦女之私情非丈夫之壯志若以妾死為念是重妾之罪也僕即不復言而目竟不瞑里鄰戚友中內眷來弔者莫不痛哭咨嗟惋惜而去嗟乎僕之得解親遠游俾養生送死稍可以無憾者非氏之功歟倘寓保陽得以處室安甯不至絕後而免於流離者又非氏之功歟以氏之賢孝淑慎勤儉而使其病而無子又僅至五旬而亡豈非僕之負之也哉僕常語人曰兩三年後稍積衣食資即當相偕歸里而今已矣僕今年六十有一衰而多病豈能久於人世欲諸子之成立惟賴氏治家教子不墜家聲令安望哉是僕之哭氏者實以自哭也奉情傷神安仁隔涕情之所鍾尚復如是僕之於是豈兒女私情哉李後主曰以淚洗面而僕竟身皆是淚觸處泉流其能已於悲乎然僕何敢以姬妾之故而自頌其身為有道所譏因老弟知之深故書以奉告幸勿為我鬱結也

與許葭村

病後正不能搗管。而一息尚存。又未敢與草木同腐。平時偶作詩詞。祇堪覆瓿。水惟三十餘年。客窗酬應之札。自據胸膈暢所欲言。雖於尺牘之遺。去之千里。而性情所寄。似有不忍棄者。遂於病後錄而集之。內中惟僕與足下。酬答為獨多。惜足下鴻篇短製。為受者攜去。僅存四六一函。錄之於集。借美玉之光。以輝燕石。并欲使後之覽者。知僕與足下。乃文字之交。非勢利交也。因足下素有嗜痂之癖。故書以奉告。容錄出一番。另請教。削知許子之不憚煩也。

與王成之表弟

古人尺牘。短紙數行。長不越幅。以其用筆道峭。叙事簡潔。所謂辭達而已。無取乎冗長也。僕胸中無書。腕下無筆。祇知暢所欲言。而不能節。隨有越乎尺牘之外。而失乎規矩準者。是故不可以尺牘名。然又不得不竊其名。猶之必羅村皆施也。不過東西之別耳。范大夫見之。必掩鼻而過。足下乃欲索觀。恐未覩捧心之舉。轉勞捧腹而笑。奈何。

復楊子良

頃又接手函。并規戒詩一首。藥石水之語。讀之凜然。雖拙作初則無聊之極。惡繼則借題發揮。大都海市蜃樓。見秋水不過鏡花水月。見秋水先生層層批駁。體無完膚。真覺一擗一痕。血矣。噫。吾過矣。吾過矣。吾離羣而索居。見秋水也。亦已久矣。謹和元韻詩一首。以謝云。何須鼓舌。見秋水與搖唇。見秋水愛我無如知己。真欲飲早。憐餅已罄。見秋水水相因。那得更陳陳。見秋水專此珍復。不一。

寄蘇礪溪

良自去歲。韓江叩謁。釣願渥承溫諭。拊循見秋水。有如披癩。見秋水。辭別以來。時深仰慕。新正肅賀。亮達鈴轅。頃聞賜從。賁臨未遑。晉省躬迎。為款恭維。閣下勳原無雨。見秋水。喜必疊雙。見秋水。德洽卹膏。見秋水。既東漸而西被。家傳郭笏。見秋水。因武維見秋水。而文經見秋水。從知出將相於一門。早卜邀恩榮於屬橫。見秋水

瞻榮執軒見秋水為聲發軒見秋水良廿載炎交半年順德欲治先人寔寔見秋水若無歸棹盤纏倘蒙登高而

吟見秋水得沐栽培提拔則生成之德正賞銖結於無窮矣肅泐丹楮虔頌鴻禧祇候崇安伏祈犀鑒

寄周蘭仙

珊洲萍聚斯夕盤桓一別數年相思萬種伏審足下芹香見秋水早擬雲路高翔見秋水鹿洞傳經見秋水鵬

程奮翮見秋水繼家聲於翰苑舒壯志於英年翹企光風鄙私忻慰弟鷄身逆旅日暮途窮見秋水回思官舍

談心歌場顧曲見秋水此情此景真不可多得何時一樽酒重與細論文見秋水渺渺予懷夢魂常繞西江水

見秋水天涯人遠別易會難心緒如焚見秋水意餘言表肅修尺一遙問起居珍重加餐諸惟情鑒不宣

寄彭輔唐

別久思深怒馬如擣見秋水遙想我弟文祺佳壺定符鄙念惟聞三薦不售見秋水不勝扼腕見秋水之至但

功名遲早有數卞和抱璞見秋水剛足見秋水何傷惟盡人力以待天時書未必終誤人也足下年富力強有

志竟成幸勿衣馬見秋水自阻勉之望之僕僚倒窮途已閱十六載欲歸未得老尚依人雞肋見秋水蠅頭見

見秋水不逞餬口其窘况有難為知己告者回憶行年五十承和自述七律四首書之冊頁今被蠹魚侵蝕見秋水

注大半無從識認尊處亮有存稿務祈先為錄書寄下以誌弗謫外附六十自述詩四章亦祈見和為禱天涯

人遠良晤何時落月停雲見秋水相思當有同情耳數行布臆不盡欲言伏候文安不宣

復李春麓

庭梅見秋水初綻菊瘦見秋水如人忽得故人王也香書已慰客窗岑寂見秋水欣然閱展乃中有尺素情詞

繾綣見秋水韻語纏綿見秋水又喜又驚且歌且泣自慚不佞與物多違此當世人欲殺之時初不料猶有憐

才如春麓先生者百回捧讀感激涕淚輒不禁五體投地見秋水惟是掄揚見秋水失實謙抑太過愧不敢當

竊念先生江右世家見秋水當代名臣後裔清詞麗句如許才華尚且琴劍飄零見秋水天涯淪落屈為書記

至於同病相憐况僕之一介見秋水寒儒未嘗學問宜乎依人為活餬口四方也嘆先生之不遇於時僕益退

雪鳥軒尺牘續 卷下 上海鴻寶齋書局石印

然自明矣。所羨者先生暮游之地有吾友王也。香蔣獨鄉諸君子樂數晨夕。唱和往來。僕雖未見先生。恍若遇諸夢寐間耳。拙刻未足言。文僅同兒戲。謬蒙許可。殊覺汗顏。然僕之潦倒半生。此中亦可得其大概。承賜見懷。佳作勉和二律。續貂之請。知所不免。何時御李以報鮑叔。雖為執鞭。水之所忻。慕焉。冗次肅絨。珍覆敬詢。起居納福。不宣。

寄黃齋青

良自海陽作嫁。叩謁龍門。古道謙光。有加無已。瀕行又蒙濂泉一勺。潤及征塵。種種宏慈。感銘曷已。今春託本家介石寄呈賀函。并送上新鐫說一部。亮邀雷覽。恭惟郡伯抱為龍霖雨蒼生。闡行旌近。卷羊城。分隔雲泥。執鞭無自。頌忱戀悃。莫可名言。良自移硯龍潭。益增艱窘。行年六十四歲。入粵一十九年。上則兩棺慕露空山。下而八口啼號故里。家徒四壁。囊乏一錢。嶺景堪嗟。欲歸不得。伏郡伯矜憐寒士。以一夫不獲為己任。倘沐恩推。桑梓設法提攜。指示迷途。誕登彼岸。水軒鏤心刻骨。沒齒難忘。韓吏部文。具哀之命也。其不哀之命也。臨穎毋任悚惶。激切之至。肅勅申賀。並候台祺。不宣。

復王竹航

憶自泛舟韓水。立雪程門。幸近光儀。時親教誨。勿勿握別。渺渺相思。頃奉華函。悅聯舊雨。示吟大集。如坐春風。文堪矜式。後來詩可上追。前古開編。捧讀佩服。無量敬稔。先生杖履優游。琴書恬適。望齊山斗。入拜昌黎。回朔宮牆。良深私淑。良羊城寄跡。隙隙空馳。驟驟六邑公。延塊受一長足。錄流連。磁最淪落。天涯歸計難。圖空囊羞澀。以視先生東山高卧。常持真不啻神仙中人。前承惠賜畫幅。輝映旅寓。傳觀忽被。有目者乘間攫去。竟如神龍之破壁。而飛耿耿寸衷。不勝懊喪之至。未審揮毫。尚能遠錫吉光片羽。俾名畫法書仍

得什能珍藏永留墨寶否附呈拙刻一套聊供噴飯見秋水惟冀完存為荷肅函復謝恭候台安不宣

復李春麓

春麓先生閣下夙逸神契尺素先施欽佩仙才寸丹早羨再披選翰極纏綿繾綣見秋水之忱展誦和章盡痛快淋漓之致不獨情詞妮妮見秋水水並承慰誨殷殷如獲面談實深心感伏審足下虛懷若谷見秋水善氣迎人知學養之俱優自性天之各足屈居蓬幕何殊王粲登樓見秋水水近接芳鄰悅對元瑜記室見秋水水龍門見秋水水軒在望甘拜下風見秋水水魚簡見秋水水頻頒喜逢今雨弟求識春風見秋水水半面榮華見秋水水同傾因思秋水伊人見秋水水兼葭見秋水水載吟幸佳桐見秋水水之入聽慚敗鼓見秋水水之兼收居子謙謙見秋水水反辱掬揚之語吉人靈龜見秋水水恆多勸勉之辭只緣老景頽唐未免江淹才盡從此操心消釋渾忘阮籍途窮惟聲聞之過情復稱呼之卑牧見秋水水謝難言聲愧不敢當肅候起居諸祈昭答不宣

寄蘇礪溪

日前晉謁鈴轅見秋水水幸親筌鞞備聆訓迪挾纒同溫見秋水水叩別以來恭惟大人裘帶雍容履綦綏吉欣聞二少君鳳毛濟美見秋水水高擢巍科從知學士家聲見秋水水繼風流於玉局見秋水水想見將軍令子宏文教於韓江見秋水水喜氣充閭望雲額手見秋水水良薄游順德祇益窮愁惟期節鉞之遙臨仁聽泥金見秋水水之捷報肅修蕪啟虔賀蕃釐並候崇安伏祈犀鑿

寄陳金鸞

數載歡逢三生見秋水水緣合匆匆握別渺渺相思伏念芳卿玉體勝常食眠無恙天寒翠袖見秋水水珍攝為宜卿意如何我懷若此僕韓江解纜水宿風餐見秋水水初則返棹見秋水水東莞既而買舟見秋水水順德自憶蓬窗見秋水水泣坐昕夕盤桓因愛老而成色荒更憐才而為書惜雅人深致不愧掄元見秋水水此真巾幗見秋水水丈夫可謂閨幃見秋水水知已每一念及感激涕零正不徒夢斷巫峰見秋水水賜一日而九迴見秋水水矣嗟嗟明月半江見秋水水故人千里見秋水水前塵見秋水水已杳後會見秋水水何能萬種離愁百端交集挑燈書此淚下沾襟

蕭侯起居臨池翹企

寄謝小慈

頃者尊紀回署接奉手書領悉一切並蒙遠頌佳筆拜領謝謝欣諭足下分發直諫到日龜掣第二榮補在即履祉懋綏以英年駿發之才得大省有為之地鵬程九萬觀秋水見扶掖觀秋水吾輩與有榮施聞之不勝忭舞因念足下素諳政務歷鍊老成幼學壯行觀秋水自必大有一番作用惟是宦途之中必須利害分明事事小心謹慎夫子不云乎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觀秋水此居官之大要也夏禹謹小慎微觀秋水文王小心翼翼觀秋水諸葛一生惟謹慎觀秋水聖賢事業未有不兢兢於此者且足下夙承庭訓習見尊大人為官善政儘可奉為法守前程遠大觀秋水擴而充之官職聲名安可限量耶此僕羨躬觀秋水之見叨在世好剖腹觀秋水饒陳未識有當高明否來書云近作頗多便布示讀為望僕碌碌觀秋水如常無善可告足下所云孤子一身殊深惆悵欲僕畫一良策但僕并無良策自為計又安能為足下謀也奈何奈何別後所得拙作約有百餘首本欲錄呈雅政亦因心緒不甯尚未抄謄出容俟再寄此達竝候不一

寄錢蔗軒文

欣逢洋水觀秋水暢叙荷亭雖雅教久違幸芳鄰伊邇觀秋水廿年以長交到忘年觀秋水三月于茲別將匝月觀秋水每憶帳前問字揚子雲把臂而談觀秋水常來堂上徵歌周公瑾傳杯而勸觀秋水凡諸佳話都足相慰乃者翹首會垣正恨丰裁之遠隔馳心旅邸忽蒙華札之下頌敬諭我先生一路福星錦帆無恙予小子觀秋水三秋夢轍離緒稍掃請詞翰之極工幾日香流口角觀秋水感情文之兼至寸芹觀秋水猶荷齒芬無任抱慚曷勝并舞遙想迢迢銀漢看吳公子夜渡鵲橋觀秋水森森珠江觀秋水偕沈休文觀秋水晨游花地樂可知也惜未與焉况去住難憑行見泛仙槎而登海嶠觀秋水追隨暮及安能持布鼓而過雷門觀秋水邇尚慮人邇路長益憐情隔此衷苦結何日重論肅泐復楮藉申潤素恭候文祉祈鑒涵不備

寄劉心香

去秋幸獲登龍軒注秋水未親揮塵軒注秋水旋蒙嘉晚莫登謝私軒注秋水際歲為將更軒注秋水嶺梅欲吐軒注秋水恭惟

閣下以傳經之寶學小試操刀軒注秋水本修史之良林軒注秋水一行作吏軒注秋水鳴琴南粵領袖西湖軒注秋水

民盡歸心政成善教共喜春光遠映軒注秋水真如玉局重來軒注秋水指日鶯遷軒注秋水臨風雀躍軒注秋水某省

垣流寓旅况艱難日暮窮途軒注秋水金盡裘敝軒注秋水莖井漂而占不食軒注秋水誦蟲風而嘆無衣軒注秋水何

以禦久不堪卒歲半大風雨軒注秋水每興訪戴之思行李蕭條徒切依劉之願軒注秋水還冀垂憐秋雨軒注秋水

無忘兩地知心軒注秋水尚祈矜恤孤寒俾得一枝託足軒注秋水則益荷生成之德未敢辜嘘植之恩矣此啟

代寄兄某

七千里外鴻雁羣分三五年來池塘夢杳停鐘雲軒注秋水而繫念望燕月軒注秋水以凝思欣諭吾兄荷天子之

宏恩一麾出守軒注秋水承先人之餘慶立馬分符軒注秋水自此晉秩榮階數官偉績分居同氣與有榮施茲聞

吾姪婦姻膝前又添一佳婦門閭喜溢曷罄質忱某跡滯嶺南心繫冀北以一朝之惠遂成終身之憂欲剜肉

以醫瘡軒注秋水翻噬膚而滅鼻軒注秋水廬山猶是軒注秋水面目非真軒注秋水萍水難逢肝腸欲斷命誠如此夫

復何言謹啟

與周又怡

十八年至姪四千里相依七載于茲一朝言別人生聚散思之黯然憶以入粵以來同游玉局之豐湖軒注秋水

再至凌江之官閣飲和食德沒齒軒注秋水難忘今猶不棄葑菲軒注秋水竭情推轂五日京兆輒試萬言軒注秋水

涇渭分流原非水乳軒注秋水省識命途多舛政云明珠暗投軒注秋水孟浪棲枝徒留笑柄軒注秋水為今之計只

好借鄉試名色決意旋歸惟是行李蕭條不獨旅人減色還祈無忘李布一諾軒注秋水踐省相傳述之言使不

至流落他方得以老死牖下是皆君子周急軒注秋水之賜也且日內拙刻將竣意欲刷印數百部仰仗鼎力分

售以期少壯行色小人喻利軒注秋水大抵如斯然種種骨月關情有加無已客窗獨坐未嘗不感激涕零結草

脚環軒注秋水圖報或有日耳臨別乞憐幸勿膜視軒注秋水從此雲泥終隔未知能重晤於兩峯三竺軒注秋水問

否。援毫鳴咽規水不盡欲言此說

復周釣臺

前造尊居獲瞻霽月規水頃承惠翰如坐春風規水惟良友之相與遂至情之可感蓋自瑤章見示頓教
茅塞漸開規水因於便札之中附誌葵傾規水之念迺蒙睇懷俚句尺素先施散擲天花寸衷早鑿既殷
殷而眷注復媿媿以掄揚爰賦小詩用酬大雅從此暮雲春樹烏絲寫懷舊之篇惟期流水高山規水紅豆
規水寄相思之什肅誠珍覆順候元安臨穎神馳伏希朗照不宣

復吳省春

歲月如馳久稽字牘亦以離愁振觸塵務牽纏非盡闕松生懶也昨接手翰知足下尚在賦閒擲筆之暇素所
領畧不禁同喚奈何所喜潭社清甯差慰鄙念西人之子竟為吾輩意計所不能料行路之難真難於上青天
矣可懼哉長安居大不易有就須曲就之即如僕逗遛此間亦非得已然終無可如何耳草草伏候安祺不一

寄趙錦江

水木橫經偏數時雨甯陽入幕幸坐春風慰夙願於瞻韓聽新聲於振鐸半年歡聚一日悲離伏維先生樂志
江鄉歸休泉石胸中星宿羅五千卷而有餘筆底烟雲起八代衰而無比暫緣解組仁慶彈冠音看鶴立於雞
羣倚樓名重旋見鵬搏於羊角展翮風高寸心方喜鶯遷尺牘宜申燕賀弟田原似石耕未逢年王不留行瓜
代之期漸至道之將廢束修以上猶虛欲煮字以撐腸復失梨而禍業君文本富居肆雙門僕命長貧賣文百
集今將三集聊附五車書劍飄零自慚小技文章游戲貽笑大方敢云馳譽雜林表說洛陽紙貴祇應隨聲驥
尾免教杜老囊空規企金相庶幾玉我獨是數旬契濶不勝暮雪春樹之思還期他日從游共和細雨簷花之
句肅函恭頌榮祺茲託關懷不一

復王靜山

接奉琅函如天上飛來范叔雖寒猶有故人戀戀不我遐棄何幸如之維肅再三敬悉閣下政社雙清賢勞懋

著。大官大邑在在需未定。卜喬枝鶯徒微疾暫羈驥足。正為萬里雲程養其騰達之氣。孫女早逝亦是先抱孫之兆。不足介意。皆可賀也。弟到省後賦閒三月。卧病數旬。典質俱空。飢寒交迫。館事一誤再誤之後。竟無過而問焉者。每讀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疎之句。不禁拍案大叫。聲振屋瓦。淚沔沔下矣。素蒙閣下推稱。知已不識。有以教我否耶。天涯淪落人。窮愁情狀。本不敢陳於尊貴之前。然閣下在熱鬧場中。殷殷垂念。當道字有其人。故感激涕零。略叙一二。為鮑叔告。霜青菊冷。風厲釀寒。起居莫如。企頌不一。

寄黃小山

萍蹤偶合。獲益良多。今秋淪落羊城。更蒙竭情關照。感錫肺腑。沒齒難忘。比維閣下起居勝常。為慰。弟自前月初一省垣解纜。至三十始抵永安。近况之不堪。莫可名狀。每夜挑燈獨坐。回念起身之際。先愛許多無辜委曲。到此自然可想而知。所最可長太息者。此種苦衷。非但不能見諒於人。反致不理於口。離家數千里之多。六七年之久。頭顱又復如許。乃為此憂憂者。竟到這般地步。不敢怨天。不敢尤人。惟有恨命而已。叨在文字。知已情逾骨肉。略陳萬一。實因有冤莫白。欲訴無門。不自知其一搖筆。而使如候蟲之唧唧復唧唧也。春風又至。枯木皆欣欣。而向榮何潦倒窮途者。竟一無生氣耶。先生雅善丹青。暇時望為弟畫一形。如槁木圖。庶幾常坐先生春風中也。此怖並候。不一。

復吳庚堂

賜來佳跋。不特文章知已。亦是游戲知已。洵非今世之所謂菩薩。是實在真菩薩之所謂菩薩也。惟真菩薩正法眼藏。方識得菩薩心腸。此菩薩至寶真經。誠不可輕易售與彼自謂菩薩者矣。然亦不可不留一部真經。置之真菩薩籠中。作為禪門日誦。今仍奉送一部。願真菩薩皆大歡喜。勿令彼大坑中逞威風之熱中人見耳。僕行踪未定。惜不暇與真菩薩常坐禪床上。說法使今世之頑石點頭。為一大快事。生芻一束。僕何敢望。布施耶。此復不具。

寄周紅豆

僕慕芳名久矣。前年自順德移硯番禺。適友人王笠舫之子蒼山述卿喜閱文章游戲拙集。感深知己。一面緣慳。同人相與唱酬。至今念念不捨。詎料一昨於詩禮中得讀大著。如獲珠寶。奈因七夕三更寒。遣姪人林柔卿病故。悲喜交集。心緒茫然。勉和四詩書扇持贈。并將舊日忘懷詩四首呈政。復承雅愛。賜和原韻見寄。始之卿之念僕。無殊於僕之念卿。惺惺惜惺惺。此日之相知。未嘗非天作之合也。但不審三生石上。尚能一償夙願否。願卿明以告我。倘蒙示復。即當趨侍左右。庶可面陳萬種相思耳。端泐布候。起居不一。

致余同仁

幼而無父。情已堪憐。窮莫能歸。事尤可憫。茲有某公者。家貧喪偶。令春携其十二齡稚子。米粳謀館。未就一病而亡。顧此楚楚伶仃。孤苦沿街乞丐。無以為生。同鄉某目擊情形。不忍坐視。自捐銀兩。先藁葬其棺。後復於全其子。俾充資斧。覓人挈返家園。庶免餓殍。使彼相依。鬻氏起一。生於九死。慰一脈於九泉。此真再造之恩矣。啻二天之戴。伏念足下善心為寶。一視同仁。敢祈量力扶持。解囊幫助。倘得成人於異日。重來運柩以還鄉。死者固切叩環。生者更當焚頂矣。謹啟。

復趙小山

接披還翰。荷蒙見惠。家鄉桂花餅兩封。物以罕而見珍。饜口頰成香口。味因新而思舊。歸心翻作苦心。拜賜之餘。謝尤增感。拙編二三集。均宜釀金重印。所有施令坦傳文候。鳩工時。即當另刷數十張寄上也。肅此覆候。升安不一。

寄潘隱谷

昨於中散書中。寄跡佳作。并承名東遠頌。感半刺之情。深誦諸篇之麗句。令人作山榛隱谷之想。擬和青蓮長什。無奈文通才盡。不克描摹潘藻如江也。相須甚殷。相見恨晚。倘三生緣在。得能一識荊州。實切瓣香之奉。耳。端檄布謝。伏候起居。臨池洄溯。

寄趙巢阿

多年知己離合不常方寸中容得幾許愁緒耶惜別匆匆。又逾一月矣家兄書至欣悉吾兄已就節署分校志書之館。令郎世兄誼吉完婚喜必疊疊。慰忤矣似弟從游舊地故我依然食指較多。支撐更形踴躍而筆墨之繁務又倍於曩時。即今芳歲將闌百端交集殊覺苦境與年俱長也。如何如何冗次率泐數行恭賀文禧不宣。

復任蘇庵

接奉手書。辱頌大集挑燈細講。茆塞頓開。恍與蘇長公把臂入林。挹其言論丰采。令人色飛眉舞也。翰苑仙才一代作手。韓夫子豈常貧賤哉。欽佩之至。屬書游鼎湖近詩。不敢藏拙。錄呈斧政。并賸以小詩二章。婢學夫人得毋哂其效顰忘醜耶。草此復候。吟社不一。

復鄉小酌

接奉還雲。極荷情詞。縷迴環。維誦感激涕零。良晤何時。捧箋於邑。敬諭足下。旅祺增勝。文社懋績。琴軒榮棟。葵之花綺。蘭結池塘之夢。吟懷諧暢。豔福奚如。惟來書有彈欽之思。送第之句。君尚如此。僕更可知矣。又不得不深為系念。弟疲鷲戀棧。困守益車。利覓蠅頭味。同雞肋。常此復候。不宣。

寄麥叔安

憶自金鷲船上深談。半夜兩意纏綿。未免有情。誰能遣此。嗣後天作之合。緣訂三生。惜別匆匆。能無戀戀。比想芳卿起居無恙。餐衙適宜。未知燈下酒邊。淺斟低唱時。猶念及窮途阮籍否。紅顏白髮。固不足相當。而交貴知心。亮必不遺故舊也。倘異日重泛韓江之棹。自應再踐前言耳。肅此順承。近祉。憑尺母任依依。

寄楊秋舫

文字深交。音書久絕。回思聚首。殊覺愴懷。比稔足下。代豸河廳。榮膺美缺。流連風月。何如雲雨。巫山管領鶯花。恰值陽春烟景。具為艷羨。高就茶鋪。弟正歎窮途。復嗟浮海。越添白髮。浪濕青衫。倘邀戀戀故人。稍分河潤。則魴魚頰尾。實所望於足下之恩波矣。肅楫布賀。鴻禧。並候升安。不一。

寄史春林

寄史春林

月是中秋日方初吉。子良信至知為閣下六十壽。長懸弧已過一旬。綿算更增百倍。伏檢壽漆慶行。耳順心通。椿原八千歲為桃桃。又三十年而孰。蘭芬桂馥齊開不老之花。萱茂芝榮共晉長生之酒。回瞻絳帳。忙頌無涯。良執爵為先獻詩。猶後恭修簡牘。補祝岡陵。竝候節安。統祈荃照。不宣。

寄周霞軒

竊以宦遊異地。最淒涼。兩袖清風。客死他鄉。真悲慘。一棺暴露。刻乃羣然。妻妾不獨二八。貌爾雖曾。曾經三索。直窮途之痛哭。流落天涯。恒仰屋以咨嗟。懷歸故土。如我連城某公之存亡可憫。生。死。鮮。依。者。也。憶。自。為。貧。而。仕。需。次。監。官。者。數。十。年。舉。目。無。親。遠。離。旗。籍。分。幾。千。里。涉。蠻。烟。之。景。菜。色。堪。憐。補。龍。井。之。場。瓜。期。未。代。卧。牛。衣。而。對。泣。人。皆。仰。望。終。身。思。鼠。耗。以。之。糧。鬼。亦。餒。而。求。食。凡。在。同。故。舊。知。已。朋。儕。自。宜。觸。目。以。傷。心。抑。且。聞。聲。而。感。噴。伏。祈。閣。下。良。於。共。恤。慷慨。為。懷。籌。旅。觀。之。迢。迢。麥。舟。相。助。念。啼。號。之。困。苦。擔。石。均。輸。魂。載。柩。回。庶。傍。祖。宗。之。邱。墓。母。偕。子。返。俾。還。骨。月。於。家。庭。九。原。如。戴。二。天。百。世。難。忘。再。遙。肅。函。馳。布。惟。冀。允。俞。此。啟。

致武蘭圃

向荷垂青。高軒屢過。獲聆珠誨。何辛何修。日來室邇。者人轉遙。景慕益無已也。比想先生起居。考福政。頌允符。良坐困愁城。一籌莫展。計為賣文為活。苟延性命而已。拙刻原為游戲。遠遜文章。雖不免大方家譏評。亦或有風塵中物色。先生宏發後學。且於恤單寒。倘可推愛。分銷俾沾餘潤。亦杜陵詩人廣廈之被也。先生其有意乎。肅此竝候。台安。不宣。

致祁竹軒

日前詣藁。謝步。想叨鈞鑒。邇來秋聲作。雨。荔。瘴。將。銷。感。蛩。響。之。哀。吟。緬。鳳。儀。之。高。耀。焦。桐。翹。尾。倚。戢。成。圖。伏。念。大人。灑。墨。汁。以。飛。霖。裁。筆。花。而。織。錦。敢。乞。賜。品。茶。之。偶。暇。題。憂。石。之。宏。章。藉。以。生。光。容。當。趨。叩。起。居。萬。福。銘。泐。寸心。良謹。啟。

寄張旭齋

多年踈隔重聚。樽荷麥樽酒流連。暢談永夕。情深梓誼。感戴難名。祇以惜別匆匆。未獲常聆。禁海寸衷。尤為軫結。比惟足下提躬納祐。潭第凝麻。妙手回春。世盡躋登仁壽。和風扇物。功伴變理陰陽。引睇青雲。錦茶昌既。弟於初九日。假裝就道。至廿三日始抵龍川。碌碌因人。殊增慚慙耳。肅械申謝。恭候年安。不一。

寄黃越塵

夙仰仙風。未親揮塵。日前珠江返棹。始獲拜識於琳宮。一接清輝。實屬三生有幸。惜緣俗氣所累。旋赴龍川。不克暢聆道德五千言也。比想吾師起居。夙福興致。超凡飄然。詩興凌雲。宛爾琴聲流水。引瞻講座。如海上神山。可望而不可即。何羨如之。家兄久託枝樓。渥承履庇。天涯寒士。得寄跡於君城十二樓中。飯啖胡麻。書窺瓊笈。又不知幾生修到耳。其為感激。何可言喻。肅此申謝。敬候安祺。伏惟法鑒。不宣。

寄徐樂生

憶自握尊居。快聆雅教。緣雖一面。幸實三生。感溫語之附循。誦新詩之俊逸。匆匆惜別。刻刻難忘。比維足下新祉。懋綏潭祺。偕吉。春來花發。終當還白玉之堂。雲散月明。奚止在青山之縣。翹瞻喬采。昌旣茶鋪。良鶴嶺初離。龍川甫至。窮猶未退。老已頻催。不知後會何如。殊歎前游若夢耳。肅賀節喜。泣候台安。不一。

代東王也香

天壤王郎人原似玉。舟中蕩婦貌豈如花。乃相謔已邀贈芍之歡。而見憐尤辱秉蘭之愛。從此誓堪斜揜。宵中枕也留香。他時夢有佳徵。服處姿應添媚。紐為佩矣。居然竟體芳多。浴彼湯歟。不覺餘香襲久。令我回思王者。言愈同心。知君本是善人。居宜入室。幸未敗秋風一夕。庶幾來幽谷雙棲。爰感桃投。藉維葵悃。謹啟。

寄王靜山

前具寸函。亮蒙青及。比檢閣下。羨權陵水。新政覃敷。以嶺海之邊陲。得神仙之暫駐。彼歌來暮。此勅去思。指顧驚遷。曷勝翹企。弟與晉堂近况。均如舊日。無善可陳。斷章則義取二難。作合則同情兩美。惟望珠還合浦。寒谷春回。引領風前。亦如張老之善頌。善禱耳。雲山渺渺。良晤何時。肅賀鴻禧。並候升安。不既。

復秦西川

前接來書。並薦蜀中女樂一部。當與居停齊梓說知。喚至署中。彈唱數日。另給薦書而去。藉趁閣下政祺偕吉。為頌弟依人作嫁。陰違兩年。頑健如常。差堪告慰。茲有清音小唱。來至貴州。楚楚可憐。頗解人意。頃來貴州。用介一言。公退之餘。務祈進而試之。以較前度女郎。為如何耳。此恭候升安。不備。

寄康若洲

春風又至。懷我故人。閉目凝思。如在無相庵中。坐談移日也。通想足下履祺。潭袖時與維新。紅袖添香。碧窗讀畫。雅人深致。迥異尋常。羨甚羨甚。弟備春廡下。價值無多。年復一年。不覺老之將至。我頭易白。人眼難青。嗟嗟。步兵能無窮途之哭耶。再伸尺素。聊述寸衷。順候文安。

寄倪丹湖

綏水瞻韓。珠江御李。論文三載。知己一心。別緒匆匆。歡踪渺渺。比想足下風清。蓮幕慶集。蘭襟評章。隔卷之花。腸詠閒庭之日。固知在家為客。終勝逢客離家也。豔羨豔羨。弟重游舊地。故我依然。轉牘四旬。難餬數口。每過虬龍軒裏。對景懷人。惟游福壽寺中。銷愁遣興而已。歲云暮矣。避債有臺。春可樂乎。尋芳無伴。予情若此。君謂之何。肅候時安。伏惟亮察。不宣。

寄葉升階

前在花封。諸叨梓誼。兩次台旌。旋省屢接行轅。均未能面罄謝忱。至今仄懷。茲逢獻歲。新值還齋。伏惟閣下。甫息鉅肩。即膺巖邑。知君聲之超卓。實因重於上游。口皆碑而勒去思。春有脚而此歌來。暮長才小試。正當化日舒長。樂土初臨。爰與斯民同樂。遙聽清呼一葉。仁看扶晉三遷。引領下風。適得度頌。弟重游舊地。故我依然。惟瞻層厦。萬間寒士。未遑覆被。寸心千里。故人徒切欽。遲耿耿私衷。莫能言喻。早肅此申賀。順候升安。不一。

寄孔孝先

孝思維則。良此下民。父死謂何。誰非人子。曾某身為賤役。豈無罔極深情。人到窮途。爰有乞憐。苦狀親喪。因

宜自盡。既合殮之。未能子職。今已全厥。復葬埋之。莫必憂心。悄悄卧病。難痊。素手空空。歸裝如沈。伏冀吾兄錫
類。逾格推恩。矜恤。藐孤。慨分河潤。豈待三封。馬鬣。方教人得。攸心。只須一滴。揚枝。更可澤沾。枯骨。歿存均感。功
德靡涯。此啟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雪鸿轩尺牋 下

SS号=13065509

DX号=000007837263

作者=龚梦著

页数=39

ISBN号=

原书定价=

出版社=上海鸿宝斋书局

出版日期=

起始页=1

缺页=无